

二度创作 永恒的追求 (中)

——谈器乐作品的演奏处理

文/张洪宾

(接上期)

3. 丰富的力度变化

丰富的力度变化，是体现作品旋律进行的动力，是渲染作品情绪的重要手段，也是吸引人们欣赏音乐兴趣的重要手法。

力度，是指作品演奏时的音响强度，它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活力、音乐的张弛、旋律的对比、节奏的鲜明、高潮的起伏、作品的完美，更关系到人们欣赏音乐的兴趣和情绪。在世界的音乐宝库中，力度对比变化最大、最强、最富色彩的音乐应首数我国的国粹京剧艺术。尤其是程派艺术，即使在百家荟萃、流派纷呈时，也无须仔细辨认，就能很快识别出：程腔。因为程派唱腔如万绿丛中一点红，落霞深处映斜阳，个性特别突出，成就也特别显著，以深沉刚毅，幽怨婉转著称。主要特点是，以声传神、以情定音、高低自如、悦耳动听。高亢时如高山流水、瀑布飞泉，低回处似柳絮飘忽、风中游丝。有人曾评说：“程派唱腔，听不见处最好听！”这实际上是对程派唱腔的低音（弱）音不虚、高音（强）音不散、余音绕梁不绝的朴素赞美。在其唱腔技巧中，最大的、最核心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最值得人们去认真探讨研究的精髓是：唱腔中丰富的、千变万化的、惟妙惟肖的、强烈的力度对比变化，这也是程派艺术魅力的独特所在。从以下谱例《锁麟囊》中可领略出其旋律进行中的起伏与丰富力度变化的奥妙：

锁麟囊

实际演唱效果
(西皮二六)

春 秋 亭 外
风 雨 暮 何 处
悲 声 碧 碧

可以说以上旋律的每一拍、每一小节、每一个乐句都有精妙的力度对比变化。每一段唱腔都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与精妙。充分展示了国粹艺术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是当今世界上任何音乐所不能比拟的。强力度的演奏会让人们的情绪高涨、激动，而弱力度的演奏会给人一种松弛、轻松的感觉。通过不同的力度音响对比，会使作品的演奏更加优美动听、引人入胜。如二胡独奏《二泉映月》（华彦钧曲）：



以上的强音演奏，是经过几个段落的情绪、力度诸种因素的积聚和发展变化之后，感情如擎天巨浪，冲开了被压抑多年的闸门奔泻而出，以全曲最强的力度和最高音，将乐曲推向最高潮。这段在宫音上结束的大力度激愤而辉煌的旋律，鲜明的表现了阿炳在苦难生涯中磨练出来的倔强而刚毅的性格，表达了他对黑暗势力不妥协的斗争反抗。而弱力度的演奏除能给人以松弛和轻松的感觉外，还能使其产生一种崭新的意境，使音乐的情绪形成强烈对比。如二胡独奏曲《江河水》（黄海怀曲）：



在以上乐段的演奏中，通过运弓力度的减弱和不揉弦的演奏处理，使音乐进入神志恍惚的意境，使音乐由原先那戏剧性的感情倾注急转为如痴如呆、絮絮自语的凄惶意境，充分表现了主人公内心复杂的隐痛情绪，取得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在作品演奏处理中，准确地理解作品内容，正确的分析作品结构，是确定整首作品速度、力度布局的前提依据。速度和力度是作品渲染的重要表情手段，合理地安排好全曲的速度和力度布局，是作品演奏处

理成败的关键。

4. 准确的风格把握

准确的风格把握，是体现演奏者理解作品、表现作品、驾驭作品能力的重要标志。如风格把握不准确，就会严重歪曲作曲家的原创构思，和所想表达的作品内容与音乐形象。要做好这一点，首先要注意作品本身提示，二是注意演奏技巧的准确运用。

(1) 作品风格把握

器乐作品的音乐风格，是指作品的内在依据和作品的外在体现，具有一定的地域感。是各民族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一些特定音乐语言，具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思维和表现技巧。它通过艺术构思、思想表现、技巧运用、形象描绘、感情抒发等要素的提示，为乐曲演奏处理的风格把握，做出理性的辩析和判断。

如：陕北音乐徵调式的“降si”（板胡独奏《红军哥哥回来了》《长城、原野曲》）：



再如湖南音乐的“升sol”（二胡独奏《秋收起义》《王树生曲》）：



蒙古族音乐的三度打音（二胡独奏《赛马》《黄海怀曲》）：



朝鲜族音乐的切分节奏变化、迟到颤音（歌曲《红太阳照边疆》《金凤浩曲》）：



由于它们的音乐特点鲜明、风格独特。因此，也被人们在作品演奏处理中迅速捕捉和把握，为增强艺术感染力和准确反映作品内容提供了简明、直接的演奏处理依据。

(2) 风格技巧的演奏把握

演奏技巧是体现音乐风格的重要环节，民族弓弦乐器的风格特征，主要体现在左手的指法技巧上，（右手的弓法技巧无明显的风格特征，基本属于各种风格皆可享用的演奏技巧），如：带有风格属性的各种滑音，各种揉弦等，在其演奏的运用中，对不同作品的不同风格，如何选用与之相适应的演奏技巧，需演奏者有较清晰的辩析和较准确的演奏把握。选用中的稍微不慎和随意，都将导致作品风格的混乱，成为难以辨析的“四不像”。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音乐瀚海中，有无穷的音乐宝藏值得我们去毕生探讨和开发。尤其是最具浓郁地方色彩的陕北音乐更是如此。他凭其旋律优美、节奏明快、风格突出、技法繁多（尤其是左手指法技巧）等独有魅力，一直倍受作曲家、演奏家们青睐，也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采创宝库。具不完全统计，用陕北音乐风格提炼创作的知明器乐作品数不胜数，琳琅满目。如：二胡独奏《秦腔主题随想》、《兰花花叙事曲》、《陕北抒怀》。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秦腔牌子曲》、《秦川新歌》、《秦川行》。笛子独奏《陕北好》、《枣园春色》、《秦川抒怀》。琵琶独奏曲《秦俑》。唢呐独奏曲《秦川随想》。古筝独奏曲《长安素描》等名曲都以被广泛流传，有的已成为专业院校的必修曲目和历史经典，事实证明，陕北音乐已成为我国各民族、各区域地方音乐被广泛成功开发运用最多的璀璨瑰宝。其中，板胡、二胡丰富多变的左手指法技巧已成为“秦派”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技巧。

在风格技巧的演奏把握中，首先弄清其最本质的核心特征最为重要，也是准确把握运用的关键。如：由郭富团作曲的陕西秦腔音乐风格的板胡独奏《秦腔牌子曲》中的二、三、四度垫指滑音，如：



由陈树林作曲的河北梆子音乐风格的板胡独奏《河北风》中的六度倚音回位滑音，如：



由刘文金作曲的河南音乐风格的二胡独奏《豫北叙事曲》中的同指上下滑音，如：



从表面来看，尽管他们运用的都是滑音技巧，但表现的却是各自不同的音乐风格，代表的却是他们各自不同的音乐特质。再如：陕北音乐风格商调式“fa”音（比原音稍降）、徵调式“降si”音（比原音再稍降）的压揉，河北梆子音乐风格带六度前倚音“sol”音的抠揉；河南音乐风格“fa、升fa”音的滑揉；湖南音乐风格升sao音的不揉；以

及东北音乐风格的二胡独奏《江河水》中的密揉，朝鲜族音乐风格的迟揉等等。他们以上不同风格的揉弦技巧，精辟的诠释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鲜明音乐风格。突出加重了各自音乐风格味道的浓足演绎。当然，代表地方音乐风格演奏技巧的不仅只有指法技巧的压、抠、滑揉，在此只是以此为例，进行一些肤浅的探析，还有许多更精细、更深奥、凭感官听觉都不容易临记的技巧，还需人们去认真探讨总结，在此不一一例举。

在此应特别提示的是各种地方风格性技巧的运用，只能将其作为音乐风格表现的一项基本要素代表，不能将其作为风格代表的唯一。在具体的把握中，还应根据乐曲实情灵活运用。如：为丰富作品内涵增强乐曲表现力，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风格性技巧的相互交用。这样也能为原作增光添彩，并取得一些很好的效果。但一般来说风格技巧的交用最好能在其特定的音乐风格的框架内进行。这样就能很好的保证作品音乐风格的清晰、明朗，更容易被人们辨析。对一些无明显地方音乐风格的作品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确定其艺术风格，恰当选配技巧，对不同音乐应选配不同技巧，不可能也不应该只限于某种地方音乐风格，更不可生搬硬套。我们应在对民间音乐高度概括的基础上创作出体现民族精神和气质的新作品、新技巧，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这是推动民族器乐发展的需要。

不同的音乐风格，要求不同的演奏技巧，不同的演奏技巧又体现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因此，我们在演奏处理一首乐曲时，应首先判明它的风格属性，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演奏技巧。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理想的演奏处理效果。

5. 生动的形象刻画

生动的形象刻画，是所有优秀文艺作品都应具有的特征，是所有艺术工作者都在勤奋进取的追求目标，更是所有器乐作品演奏处理者所应特别注重的环节。

形象刻画，尤如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对任何一首作品都至关重要，形象刻画是否准确与生动鲜明，将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音乐是时间艺术，是肢体视觉、听觉语言，怎样才能给欣赏音乐的人们提供形象思维的依据，使音乐意念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体呢？一般来说，它与风格把握相似，需两部分来完成：一是音乐作品本身的提供，二是靠演奏技巧来体现。二胡独奏曲《战马奔腾》中鲜明生动的

形象刻画就是一例。人们在欣赏此曲时，无须报乐曲名称、作品内容，就是首次聆听此曲演奏的听众，也会感悟出此曲是一首描写解放军骑兵战士在快速行进中冲锋、呐喊、厮杀战斗场面的作品。因为乐曲中的《解放军进行曲》音乐主题的特定形象：



以及大击弓奏出的快速奔跑的马蹄声：



双弦抖弓的厮杀模拟声：



这些演奏技巧的运用，早已为人们作了鲜明的提示与说明。

二胡独奏曲《空山鸟语》（刘天华曲）是一首意境深邃、技法独特、久负盛名的佳作，它以“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来形容其美妙意境。中国当代著名青年二胡演奏家宋飞在此曲的演奏处理中，凭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作品理解能力、高超的演奏技术保障、合理的风格技巧运用，通过娴熟的快速换（跳）把，虚实的滑音结合，加以力度多变的弓法技巧，在不同把位、不同音区、不同音位，用不同力度演绎出丰富多变的单指、轮指滑音效果，使鸟语逼真确切，生动的描绘了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群鸟相应，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景色，其演奏处理既合理又到位。是一首用演奏技巧来准确体现音乐形象、刻画音乐形象的经典范例。

6. 精妙的技巧运用

精妙的技巧运用，是知识与阅历的体现，是能力与经验的体现，是人们在生活中，长期探索积累所总结出的一些有效技法，它存在于事物的每一个行业与门类。如：工人有产品制造技巧、农民有耕种致富技巧、军队有作战取胜技巧、教育有知识传承技巧、医生有行医治病技巧、体育有训练夺冠技巧、美术有绘画技巧、声乐有发声技巧等等。乐器演奏技巧，是演奏家们在长期的实际操作中，在熟练驾驭乐器的基础上，探索出的一些精妙的演奏技法和艺术实践结晶。演奏技巧的精妙运用，是器乐作品演奏处理的重要元素，也是演奏家在表现作品内容、刻画音乐形象、驾驭乐器能力、运用艺术手法和处理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娴熟而高超的演奏技能。这是演奏家在长期刻

苦的学习和演奏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能力。技巧运用，在器乐作品的演奏处理中占有重要位置。演奏技巧的高低标志着演奏家在艺术上成熟的程度，直接影响着作品演奏艺术性的水平。通过精妙的技巧运用，为生动准确的完成对作品艺术形象的烘托、渲染和塑造刻画，将起到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

如何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脉传承得以发扬广大，如何将前辈的艺术精髓进行继承创新，如何理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将其有机结合，是每一个艺术工作者当然也包括每一个音乐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种无形却又值得毕生去追求探索的高深艺术课题。继承是基础，但不等于保守，创新是关键，但不等于蛮干。下面请看深得前辈胡琴演奏大师刘明源先生真传，中国当代著名板胡演奏家沈诚先生对左手指法创新性演奏技巧的精妙运用。他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独创之处，即在板胡演奏中，将指尖与指肚交替按弦技巧融为一体，通过对按弦手指的如何选用，对触弦面积的如何调整，对揉弦幅度的如何把握，对滑音运用的如何操作等演奏技法，充分体现了板胡演奏的风格特点。他演奏的多首作品，集多家风格于一身，音色纯美、韵味浓郁，运指生动细腻、运弓洒脱豪放，始终将板胡的风格、特色放在首位，在作品处理、演奏技巧和刻画音乐形象上都有独到之处。他通过微妙的弓段选用和丰富多变的运弓力度控制，加以指尖与指肚的交替使用，使各种揉弦的音色饱满丰富、细腻多变、悦耳动听，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体现了传统的演奏技巧与现代创造性演奏技巧的完美结合，展现出具有典型的时代清新气息与东方质朴艺术的完美结合，也践行了他本人近年来所研创的“乐器演奏声腔化”的学术成果，使“板胡这件最富有民族特色魅力的乐器是其他乐器不能替代”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认证。下面是他用指尖与指肚交替使用演奏的乐曲《花梆子》（片段）谱例：

以上乐曲是展示音与音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敏锐的音乐感觉的经典范例，演奏中有“口”标记的音符是用指肚演奏的。我国民族弓弦乐器演奏家沈诚在演奏此段乐曲的处理中，充分展示了其深厚的演奏功力和敏锐的音乐感觉，“指随念动、乐从心出”，连谱面要求以外未做任何标记和提示的乐思，也用合情合理独特的技法去进行了高超演示。凭自己对音乐的感觉和作品的理解，通过指尖与指肚的交替使用来改变弦面积的大小和揉弦幅度的变化，对音色变化的丰富多彩和作品内涵的深刻表达，注入了新的诠释。把板胡演绎得有滋有味、够味够劲，把板胡的独有魅力展示得淋漓尽致，为推动板胡艺术的发展挥泼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军是中国当代著名的青年二胡演奏家，在右手弓法技巧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处。下面请看他在二胡独奏曲《流浪者之歌》（片段）的演奏中对自然跳弓技巧的成功演示：

以上前12多小节乐曲（不含反复）通过轻巧干净、不留余音的自然跳弓演奏，演绎出乐曲旋律流畅华丽的鲜明特点。然后，又使用了快弓的演奏技巧，来完成乐曲的演奏，用音符时值的饱满，力度多变的演奏一气呵成，准确的演绎出旋律刚柔相济的情绪变化，用两种不同的弓法技巧，将旋律进行了有机的自然连接。通过显豁的力度变化，使两种弓法的演奏特点各具特色、相互交映，形成了鲜明的力度对比，取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奏效果，对作品的丰富展示，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器乐作品的演奏处理中，对演奏技巧的运用，要点到为止、恰到好处、不可滥用，它犹如炒菜时用的味精，少许即可。过多的技巧运用会使作品显得枯燥无味、平乏单调，不仅影响作品内容的表达，还会破坏听众的情绪。

(待续)